



830218

恕谷後集卷十一

給鄭子書

五月舍親旋問賢昆季動定舍親言足下規我不訂王先  
生集以詔後學而自訂年譜失緩急且涉爲名聞之怵惕  
顏先生王崑繩去後無人大聲呵斥故罪過增累足下若  
肯時惠德音愚劣或負疚少減矣幸甚幸甚但其中有不  
可不自者姑強顏一道年譜僕所閱歷隨手訂之無所棘  
難王先生集皆須日閒心靜考古準今乃可從事寒舍偏  
仄湫隘又忿忿人事不得加工探討故尙有待且足下亦  
知之獻歲云先生居家難以殺青三四月閒春種訖徹廬

恕谷後集卷十一

一

有積書可考求先生至共爲訂正僕時許之祇以過潭府  
則費綱紀伺候飲食故不敢直然往赴及屆期而玉音寂  
然今乃見責云云此如兩人約同行其一人云某日會某  
所輿馬資斧盡我在抵其期其人不來而寄語云汝何坐  
候中途不脂車而策騎也至以訂譜爲近名則更傷鄙心  
顏先生四十五歲得僕迄五十五歲僕執贄門下盡傳其  
學今僕年五十三矣驅車海內一德一才不乏往來而全  
肩負荷未見其人左右之友惟得馮樞天與足下樞天有  
志足下能解特樞天質魯未克遽獲足下又過在聰明瞻  
顧未定此外則不知肝膽向誰矣聖道有其人則傳之人

無其人則書其所學期於傳之後世豈得已哉且足下以爲年譜可博名乎我欲破之人且彰之我故長之人故短之好名者無實且不智僕之愚知之久矣惟念宋明來虛學蔓延重惺覺不課行習謀章句不理經猷道藝荒蔑乾坤晦蝕故爲顏先生修年譜以見周孔學行之故迹樞天近又爲僕修譜習齋譜多在躬行實踐而拙譜則多經濟作用合而觀之粗見聖道故不自辭讓遂使成之因而訂之且功過並載使有志者於二仲外千里萬里得其人觀之去僕過而取僕功由僕以尋習齋由習齋以尋周孔卽萬一當世不得其人後世有興者如之明道在茲行道亦

恕谷後集卷十一

二

在茲用以康濟萬物莫安天地非細故也嗟乎僕豈得已哉虞仲翔謂生無知已死以青蠅爲弔客悲其語然彼經生或未免名心也孔孟何如人耶而著書立言不自沒其所學後世卒賴之不然六經語孟亡堯舜周孔今不識其名矣三德五典之途久湮矣孔子得賢弟子則傳之人人乃記孔子言行爲論語孟子則門下無傳者於是自作孟子七篇自居繼往開來以傳後世嗟呼孟子有名心哉誠悲天命而憫人窮也人者天地之心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存之庶民去之其存其去皆在明道行道而已矣庶民僅知飲食衣室父子夫婦

而禽獸亦飲啄亦毛羽亦類聚烏以異哉日在道中而不能明行以及人以無負天地之心故爲庶民也今行道即未可必能遞明此道後世必有行者天地其位萬物其育王先生集猶僅一端而年譜則論道全迹詔傳後學未知疇是而校登簡冊尙可自謀孰緩孰急難以區分此踈五夜傍徨驚心淚下而無可如何者也足下猶以我爲爲名哉傷已傷已久欲爲言以報無便羽九月四日積雨乃作冀幸足下始終成我不宣

恕谷後集卷十一

復暉皋聞書

廿八日從孫女家有事不得已往省未有報言正在歡爪  
乃門下以大作二首偶遺補送何其信而勇也卽此爲作  
聖之器矣昨讀來論擬自十月朔訂日記考身心且清夜  
平且存心之功已覺有驗爲之狂喜起拜乃知天地先聖  
有靈必不忍使斯道滅迹於人世也璫嘗靜體人心有三  
境曰明曰昏曰妄而三境有九境有明之明如日月高懸  
堯舜周孔也有明之昏有明之妄賢者亦時有之有昏之  
昏庸愚也有昏之明本性不息者也有昏之妄愚而謬作  
者也有妄之明佛老也有妄之昏糊塗異端也有妄之妄

恕谷後集卷十一

四

異端而魔者也學者務身心一齊修整九容肅怡天君湛  
如積至夢寐皆屬清醒而又學爲有用之學則聖道不遠  
矣不意數千里外來此模範相助爲理此誠五夜禱祝而  
幸一應者也快可言耶北上返再領教益不悉

教子文

予教子曰適已自便天災人禍以便已必損人也準已及人天休人集以及人則感已也或曰春温和平之談非駿厲有爲者也予曰惡駿厲者敏果於行仁布義耳詎曰職涼與猛哉大冬沍寒之際朔風凜慘旭日下臨羣出曝背下則燭火叩烘附者尙團團焉下則爲短垣乎猶有隱而避者不然以冰益慄日事沖沖謂淩利而誰何人莫嚮邇而鑿者亦足僵手直寒入五內無以自存矣何以曰有爲

教子文

丙午冬讀典謨至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作而歎曰禹稷契皋陶萬世之人哉其神常在今之蕃衍天下者率其裔也河洛黍稷人類酬酢咸遺德也因而自勤以及朋疇子姓何霄淵也諺云踰河拆橋謂沮人而利已也然已尙能再渡哉福單矣壽已矣非天也人也吾子思之累世永賴利乎一渡不再利乎

人說

人之靈曰心而頭目手足視之皆蠢也天地之心曰人天地萬物各專於一不靈於人也然人靈乎曰惟首出餘淪於物矣堯舜湯文靈而在上孔孟顏習齋靈而在下故孟子曰舍我其誰也噫任何其重歟皋陶曰兢兢業業曾子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丁未元旦搆撰人說

恕谷後集卷十一

擊磬

嘗讀經歎論語不可一字增減中庸孟子不及也及至子擊磬章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可更曰過其門以上有子擊磬也是何故乃思嚮解誤耳解者曰擊偶一擊也過從門外過也否否偶聞磬聲一二何以知其有心匆匆門外行何以遂有賓主往復考鼓有搥所謂禰正平漁陽三摻者也其法或擊邊或擊正或立擊或坐擊或行擊趨擊或踊躍擊或舞蹈擊始而春容中而淵深亂而風急雲驟如天崩海立令人髮指神懣孟子所分大成小成一器自爲終始是小成也鼓既有之磬亦宜然必孔子當時以擊

磬聞於人而荷蕢特來過之過過從也坐而聽賓主辭論也或曰如此亦可書過其門曰又否否子擊磬於衛起下果哉句也明子之志在不果也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起下有心經經言也明荷蕢特來孔氏之門挽以果也

啟賢

趙儕鶴歎魏見泉曰南樂無兒謂其子廣微雖位躋台輔而不肖也然古多有之堯舜子不肖以臣輔其缺故揖讓湯喪子而孫顛覆武王子弱亦以臣助之孔子晚而失子孟子易子而教父子不責善屢見於言必其子敬承有闕者數千年惟啟稱賢禹娶塗山四日卽有身迨水治而八載矣厥後宅百揆攝帝位又數十年壯而有立矣宜禹之毅然變禪而爲繼也曾元養志不及曾子且寢病尙愛以姑息曾子迴視家庭有不快者可知也乃戰戰兢兢以正而弊是則聖賢之不怨天不尤人仁爲己任也夫

趙母龔太安人八十壽序

雍正 御極之元年卽詔天下州縣舉孝廉方正浙之蘭谿以甲午舉人我博邑父母趙公應公念母龔太安人春秋高力辭當事不允太安人詔曰勿弗勤王家非孝也李中丞遂件繫公事實以聞 天子曰都其賜六品服馳驛入見授今職二年嘉平蒞博野次歲漕漣沙三河合爲虐博邇迤東北數邑皆被災公首報 聞得 旨發天津倉米賑饑公輓費一解已橐民得甦又躬築隄道水災以平四年八月苗滋螟蟻公禱於蜡神立消新其祠今丁未夏又苦旱公禱雨立澍民貸官穀積年不能償公親詣鄉視

恕谷後集卷十一

十一

能償者立收足無追胥費不能者削其名不比邑民大和以冬底爲公覽揆辰謀書言錦旋爲壽公不可又力請公曰無已則吾母明歲八月旬之三日入秩矣或借一邑之歡心以供吾母其可乎於是麋至徵言於塋季子庚星曰太安人歸年伯司馬衰庵公躬績佐讀逮事祖姑余姑范兩太君嗣徵思媚范太君毓少子我彭公湏不足太安人代哺數月洎析箸相司馬公推肥與之產公及仲君爲紳衿祭酒尙憂司馬公繼嗣未廣爲三置簪後得李孺人生季君無何李逝太安人願復之逾於所生成立登甲辰賢書其餘勤家樛睦族周姻鄰難更僕數也塋夙誦關雎

朱註謂宮人喜得后妃則宮人婦寺也呼后妃爲淑女而思之而友之於情理不宜且房中之樂無鐘鼓婦寺鐘鼓琴瑟是女樂矣序以爲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而傳箋言友樂之樂皆以薦苻贊祭也得之而其意似詩人所咏后妃正配也詩人舍嫡而專斥庶立言未工及後沈吟三復乃知闕雖葛覃卷耳皆后妃自作所謂以貴下賤以聖下賢舍已從人樂取人善宮壺離穆爲何如者此所以麟趾振振也今太安人不蛩然步其後與以故氲德儲祥我公不自壽而合千萬人之歡心以壽太安人與季君必待鄙言歸而稱觥一堂曰仁慈曰孝友狀皆可掬也太安人

恕谷後集卷十一

十二

方瞳鶴髮坐待郡國太夫人之寵錫能無軼然加一觴乎明自中葉而後士大夫率攻飭誦讀而絀經濟今則工揣摩競勢達而內行鮮修故搆聞公家庶樂道之以爲世風焉

孫生日記序

雍正六年二月上辛偕門人往祭顏習齋先生將登車有人自縣郵寄一卷至披閱之則常州孫生應榴子房所立日記也摘示丙午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者首書一詩曰恕谷傳人禮樂先誰令斯道久云捐恰逢小子三旬歲遙拜先生萬古賢禮以範身卑法地樂須育德渾如天規模志定時時省桃李青春好著鞭歸拭目矇評乙數日乃訖作而拜手嘆曰天之不喪斯文幸矣哉孫生得顏先生書及拙著於憚子臯聞遂篤嗜晝有作夜有思瞬有存息有養省躬改過力行德行率弟子分日習詩

恕谷後集卷十一

三

書禮樂射御書數功與習齋爭密而其閑道衛學見於文詞與臯聞爭敏衰耄如堦固瞠乎不足比較也世乃有斯人哉孔子承道於堯舜湯文講習杏壇賴七十子禮之數百年抵漢高帝過魯以太牢致祀因而歷代尊奉爲天下教宗非擯異端永奠生民去二千年而習齋崛起倡明周孔實學塏妄聞而推衍之臯聞來北習齋已逝謬聞於堦而南數年前書來云南中是顏先生之學者得四人今孫生卓卓如是不知卽在四人之中歟抑尙出其外歟而明之行之日新月進不可謂非天之有意也程朱學主靜坐讀書初亦閉戶與其弟子授受及明永樂遵之勒其書以

時文取士遂彌漫宇內然其道微爲異端俗學所浸染其  
流習弱趨腐斯世不獲其用今孫生力肩顏先生學使畜  
極而上聞君相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  
萬世昇平以此建人物雍熙以此成其所關爲何如哉孫  
生勉之矣

士喪禮就直序

道莫大於禮禮莫重於喪吾亟聞君子之教矣魯論曰所重民食喪祭曾子曰自致必親喪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吾求之古得曾子焉戴記所載曾子問其於喪禮何詳以悉也吾觀之今惟我習齋先生焉居喪不惟倚廬聖室寢苦枕塊務入規矩卽側坐專坐諸細節絲絲謹守以至功總喪所謂三不食再不食者皆慤遵至服闋喪家漫不之察而先生必具奠造其殯宮或墓哭獻乃除習齋而外未見有如之者也馮子樞天丁父艱力行喪禮輯就直本之三禮參之宋明諸儒家禮斟酌盡善纖鉅不遺顏先生舊有居喪劄記據三居憂有士喪禮就正學禮皆弗及其詳明也是可爲後法矣不謂曾子習齋而後乃有斯人也用兵者列陳廣原堂堂正正而與敵角勝負瞭然在目若宵中熟寐月落星移卒有敵變潰壁而入驚起顛倒衣裳應之鮮不眩暈矣吉嘉諸禮平原之陳也喪禮則宵中之戰也得是集以爲指南也庶拯其眩暈乎

詩經傳註題辭

予自弱冠庭訓外從顏習齋先生遊爲明德親民之學其明德功課則日記年譜所載是也其親民條件則瘳忘編閱史邈視今大半滙之平書訂者也而無暇治經義經義大率閱宋儒所註今世通行者卽間及十三經註疏以及漢儒諸書忿忿未深考也迨年幾四十始遇毛河右先生以學樂餘力受其經學後復益之王草堂閻百詩萬季野皆學窮二酉助我不逮然取其經義猶以證吾道德經濟如大學辨業聖經學規則用以明道宗廟田賦諸考用以論治尙無遑爲傳註計也至於五十始衰自知德之將耄

恕谷後集卷十一

五

功之在建矣於是始爲周易傳註續之四書傳註成甲午年憚子臯聞遠來辱友語以身心經猷皆灑然有合力肩聖道而學問又淹博經史如以肉貫鼎著說詩質子子感之佔俾沈吟似有所得乃爲毛詩說質以復之臯聞曰善哉盍卽爲傳註嗟乎立德無能立功何日而乃諄諄立言悵如之何

先生毛詩傳註春秋傳註力不能開雕先摘數則問世以見意焉

論詩一則

孔疏曰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

辭如如沸如

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

起發已心詩文諸舉鳥獸草木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上至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也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螽斯羽疏曰此實興也傳不言興者文義自解故不言凡說不解者耳眾篇皆然朱子乃以螽斯柏舟綠衣終風凱風等篇毛公所謂興者而易之以比與前人所

恕谷後集卷十一

六

解異矣

又按劉勰文心雕龍論賦比興亦同前說則漢魏六朝詩賦正盛之時皆如此立解不容今人作詩動遵古體而賦比興反有異義也

禪泉間謂賦比興不宜各章鑿定如集註所列其言甚是朱註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辭也則必以章首之言爲興矣然漢廣首章首喻喬木末喻江漢傳箋皆以爲興蓋首尾感興而中間游女二句賦其事也是不獨章首爲興矣乃朱註以喬木爲興江漢爲比則引物同句法同何以一爲興一爲比乎關雎首章曰後凡言興者其文

義皆倣此蓋謂興必上下句法相呼應也則野有死麇篇首章包之誘之相應二章興言三句賦言一句何以呼應乎又曰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螽斯羽是也則註疏以此爲興不爲比矣以爾指后妃固爲興卽如朱註以爾指螽而觸物感興正興體也何比之云况卽以朱註借物以興正意例之谷風之篇風雨之相合起夫婦之無怒以下體而遣葑菲起無以色衰而棄德音則正興也而又曰比何耶且詩以言志觸物陳情或興或比纏綿無端此詩道也如汝墳末章魴魚頰尾興也王室如燬比也父母孔邇賦也麟之趾興也振振公子賦也于嗟麟兮且興且賦也行露之首章皆興也不必以正意呼應也野有死麇上二句興也下二句賦也二章首三句興也末一句比也苦葉二章有瀟有鶯二句以兩物起興也濟盈雉鳴二句引伸再興也鶴鳴四物並咏皆興也錯綜變化不一致也此詩道也如杜甫秋興玉露四句興也叢菊二句賦也寒衣二句又興也其絕句如眼見愁人愁不醒賦也無顏春色到江亭以下三句則興也至於長篇則賦而又賦比而又比興而又興互換迭陳而乃固執古人古人受耶

邨柏舟五章章六句

朱子曰序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人鑿空妄語以誑後學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妄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又曰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性情之自然而或書傳所載時無賢君則雖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也愚按朱子亦謂序或言孔子或言子夏皆不可考而鄭康成以爲諸序本合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

恕谷後集卷十一

六

之首則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夫曰傳之已久則學禮學詩必孔門弟子所流傳矣而乃痛詆力斥何也且朱子不生於秦漢之前何由見其不知人而強曰某人不知時而強曰某時也而遂詈之以欺妄誑人也乎如柏舟之詩朱子所據者列女傳也夫序傳之已久者不可信而列女傳出於後人者乃足信乎况其辭曰微我無酒以敖以遊又曰不能奮飛夫欲奮飛欲飲酒而敖遊豈婦人之事之言乎乃強坐曰其辭卑順柔弱疑莊姜所作則請再讀之心堅逾石心直勝席威儀肆應無一不善是爲卑順柔弱之辭乎且曰故爲欺妄以誤後人則請問朱子木瓜之易報德

以姦私鵲巢之易迎婦以嫁女風雨子衿之易君子學校以淫奔諸如此者不可更僕皆有所本乎何所據乎不更蹈於欺妄誑人也哉孔子曰詩可以觀可以怨太史公曰小雅怨誹而不亂則刺時君明國政援古正今正孟子所謂王者之迹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詩之道也乃詆之曰非性情之自然輕躁險薄則必如岳柯之言曰今儒者置君父之大讐於不問而徒講正心誠意吾不知其所謂正心誠意者安在也是爲得性情之自然矣是爲膜置坐忘而不輕躁險薄矣

朱子於柏舟旣以爲婦人之詩矣而註孟子又宗序文謂

恕谷後集卷十一

九

衛之仁人見愠羣小於青衿旣以爲淫奔矣而白鹿洞賦又宗序文曰廣青衿之疑問是見且未確一口兩舌而乃勝氣狠辭痛罵古人是何意哉

杖杜四章章七句

采薇三章序以爲文王事朱子無所考而駁之以爲未必  
按常武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宣王時皇父  
爲太師而其始祖曰南仲則南仲必周初之臣建大功而  
有封爵者矣太王王季初起未能肆征皆勝武王末受命  
伐紂卽終未聞遠略邊荒則獫狁西戎序以西戎爲昆夷之征非  
文王而何矣况孟子曰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湯初事葛而  
後征之文王初事昆夷而後征之事相類故並言大雅曰  
昆夷駮矣維其喙矣亦言文王事是確有據矣而必改序  
之以世次詩者爲無附著之言爲閒閒屬咏使後學無以

恕谷後集卷十一

三

知人論世豈詩教乎

皇矣六章

絕高謂之京爾雅無鐘鼓曰侵春秋大阜曰陵大陵曰阿爾雅

矢陳也謂按止徂共之周師依屯於京不動以牽密旅而掩旗息鼓自阮疆以侵密國出其不意至其國卽陟高岡而陣之此與依京皆誕先登於岸也於是密須之岡陵阿泉池皆爲我有而密人無敢陳兵無敢飲水者蓋密已滅矣於是兵民歸從者益衆舊都難容乃度其善原在岐陽渭側而建邑焉周書文王在程是也鮮善將側方嚮也按太王居周原頌謂在岐之陽此鮮原亦在岐陽者蓋去舊都不遠也正義

執競一章十四句

詩內有成康二字朱註遂臆改以爲祀武王成王康王之  
詩則奄有四方不始成康且周人無擇三王而專祀之之  
事也文武爲受命之君有不祧廟故可專祀若成王康王  
禘祫耶不專成康與武王矣時祭有分祀耶何以三王一  
詩也此皆不可通者况見有成康二字遂謂是成王康王  
則昊天篇曰成王不敢康又何解耶

恕谷後集卷十一

雖序曰禘太祖也

太祖卽始祖后稷也非后稷不可稱太祖也箋以爲文王非也禘卽春秋之吉禘也蓋成王喪畢奉武王主合祭於太廟乃以次遞遷而武王主入禴廟焉故詩專咏武德告太祖以當入廟也若大禘則追所自出之帝如商頌長發感陳祖德不得專稱皇考矣下篇接言諸侯始見乎武廟蓋武王始有廟也一時事也

恕谷後集卷十一

閔子小子一章十一句

按左傳家語文王世子明堂位史記詩序書序尙書大傳以及漢唐註疏武王卒年在十一月成王時年十三明年周公攝政爲元年是年卽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三年而歸而立制度作禮樂以成文武之德至七年營洛邑時王年二十矣而公自請明農致政故史臣於洛誥總記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維七年此確可憑者而宋人如蔡沈輩忽改爲周公留後於洛凡七年而卒則遍稽周公並無留洛七年一事况曰七年而卒出於何書而妄言之且卽曰留洛但可曰承成王命耳保成王之政耳何以云誕保

恕谷後集卷十一

語

文武受命也豈前此冢宰攝政並非誕保文武受命乎原其意乃謂周公攝政不過成王喪中如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已喪畢卽成王親政何有居攝之名以起王莽之借口者不知有伊尹之志放君猶可孟子言之矣而况居攝乎三年內可居攝爲其君弱小引而七年猶三年也而遂謂傷於臣道乎夫王莽借口居攝遂辨周公無居攝事則王莽借口受禪以篡漢之天下將又謂舜禹無受禪事

耶

恕谷後集卷十二

春秋傳註序

褫幼時讀詩書三禮雖儒解錯互而雅言日用可以心證  
惟易與春秋難之後以孔子易傳詮文周辭十釋八九顧  
春秋以爲不可解舊傳云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  
贊一辭是游夏之賢尙不知也而况三傳乎故左氏但記  
事而不能疏義公羊穀梁疏其義輒誤而况後儒之望風  
追影者乎泥於一字褒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師等分例樹  
標而校之全經一往不合矯之者謂詳略異同俱仍舊史  
文而褒貶自寓則但錄史文足矣孔子何以曰作且廿一

恕谷後集卷十二

一

史歷代鑑誰謂非書其事而褒貶見也乃至垂暮而忽有  
所覲曰聖經不儼在乎如傳載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而  
經更曰來盟於師奪楚子齊傳載南蒯以費畔趙稷涉賓  
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改筆  
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卽仍而用之有義在卽  
筆削也於是觀其事而成敗升降治亂瞭然如齊桓定霸  
數十事爲一事卽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百乘從齊以  
齊曾爲天子之伯則仍齊桓事也而晉霸之歷久不待言  
矣觀其文而燦然或一字爲文或一句爲文或數十句數  
十節相比相屬爲文而文之或因或革乎史者錯綜變化

鏗鏘�然觀其義而予奪褒貶較然義卽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事也所謂止竊取者也而邵康節謂春秋孔子之刑書亦明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以前事也非春秋也春秋則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皆貶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例之無義朝聘無義會盟皆貶也而彼善於此則衰矣顏習齋先生謂孔子經濟之書亦明矣義見則天子之迹見改元卽位朝聘會盟侵伐放殺昏覲享啗喪葬祭祀蒐狩興作甲兵賦稅封建縣邑利弊隆替釐然可考孔子爲東周之具具矣卽萬世致太平之法亦有前車矣子曰見之行事深切著明此也因僭爲傳註以質

天下後世焉

杜註云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人君體元以居正也 孔疏云君卽位必改元諸國皆然左傳謂鄭僖之元年朝於晉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是也昭公以敬王十年冬薨十一年夏六月喪至定公乃卽位而春已書元年者先君已薨於前年卽位雖在後亦統此歲也 春正月者周制改前代時月建子之月也經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夏之秋八月也夏冬十月小雪矣成元年春二月无冰夏之冬十二月也夏春二月冰泮久矣俱非異也何記焉故左傳僖二年春王正月日南至以子月長至也春秋以年領時以時領月

恕谷後集卷十二

三

以月領日而事屬之常也元年春正月史文也王正則孔子筆也謂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惟正朔行於天下此王章也其餘卽位會盟朝聘征伐皆自諸侯出自大夫出無王矣春秋全經之大義揭於是矣 王不在春上者孔疏曰三正迭建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也其後有王二月王三月者言商之正月乃周王二月也夏之正月乃周王三月也 四時首月雖无事猶書謹時也故春必正月夏必四月秋必七月冬必十月而有時不在首月如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鄆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以旁月有事而首月无事也若空書時月必在首月亦有書旁月如莊

二十二年夏五月杜氏曰誤也又如二年春會戎於潛無  
月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有日而他無桓四年七年  
無秋冬僖二十八年冬壬申公朝於王所有日無月昭公  
十年十二月甲子宋公成卒不書冬皆闕也桓十二年冬  
十一月丙戌盟武父又丙戌衛侯卒一日兩書羨也聖人  
因之不敢增損所謂及史闕文也 毛氏傳曰國君改元  
則必告廟朝正行卽位之禮周制遭喪卽位踰年改元其  
遭喪而遽卽位者國不可一日無君也踰年改元年一年  
不可有二君也故書成王崩在四月乙丑越七日癸酉而  
康王卽位史記世表魯眞公二十八年宣王卽位至二十  
九年王始改元是卽位改元本非一時然遭喪卽位仍反  
喪服至踰年改元又特行正位之禮百官以敘然后史書  
卽位於改元下其或朝正告朔而不行此禮則史不書此  
不書以攝位也莊閔僖三君亦不書以皆遭弑逆之變倉  
卒卽位不忍再行也行則書不行則不書禮也而義亦寓  
焉若隱被弑而桓卽位則桓何心襄仲戕儲而宣居然行  
卽位禮其幸禍可知矣 隱之攝位何也左傳曰惠公元  
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  
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公羊傳  
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

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何註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屬辭比事記曰春秋有始娶再娶若繼室則媵妾之當室者耳蓋始娶無子則再娶衛莊公始聘於齊曰莊姜無子則又娶於陳曰厲嬀且有其娣曰戴嬀是再娶夫人也若始娶者或卑微或不成禮則亦有再娶魯莊公始娶孟任已爲夫人矣後以其卑微且築臺於黨氏而私娶之不必成禮故又再娶於齊曰哀姜及哀姜無子則

恕谷後集卷十二

五

仍以孟任之子般立爲適子雖哀姜有娣叔姜已生閔公又前此媵妾之成風早生僖公而成季主之皆不得立以其爲始娶夫人也隱公爲繼室聲子所生子而惠公再娶仲子實爲夫人則桓公爲適當立而隱公居攝禮固然也愚按周禮七出无子去卽當去而遇三不去者亦但養之終身夫必再娶則衛莊之再娶禮也魯莊已娶孟任有子又娶哀姜則辛伯所譏並后匹嫡非禮也若惠公元妃卒繼娶仲子爲夫人則考經文周桓王十六年祭公逆王后於紀靈王十四年劉夏隨單靖公至齊逆后齊襄公五年娶王姬齊桓公三年娶王姬皆似再娶公羊傳白虎通言

天子諸侯不再娶誤也蓋春秋戰國已如漢唐後后卒卽  
選妃立之遂爲是言而實非禮也會子問孔子曰宗子雖  
七十無主婦非宗子無主婦可也夫宗子不可無主婦  
可以天子諸侯無主婦乎然孟子載葬之會申王章曰  
無以妾爲妻則將以誰爲主婦乎其再娶也必矣 又按  
經不書卽位何以知爲攝乎何以別於遭變者乎曰下書  
隱夫人薨不成小君禮爲桓母立宮且隱薨不傳子而及  
弟則居可知矣則與他公不書卽位者別矣故經文必前  
後貫串觀也

先生春秋傳注多取之毛氏傳靈臯春秋論文毛傳辨

恕谷後集卷十二

六

禮甚詳又謂春秋條貫相屬如紀侯去國前後共二十  
三則爲一事諸事貫屬類然謂經詳傳略一洗斷爛朝  
報之謬說論文如齊桓三城城邢齊與宋曹同緣陵命  
諸侯城之而齊不與楚丘命魯獨城之而諸侯皆不與  
從經棄傳又謂文以前內卿以名見而外卿悉稱人文  
後外卿霸國稱名成後大國皆稱名又始書名后加族  
系以大夫漸張舊史書之漸詳又謂文七年公會諸侯  
晉大夫盟於扈諸侯不序大夫不名以其大夫主諸侯  
之盟也十有五年十有七年諸侯盟於扈總言諸侯沒  
晉大夫與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於宋總言諸侯沒

楚大夫同皆以其大夫而先諸侯也傳解俱誤諸如此  
論實出前儒上故多引之但二先生皆謂春秋多因史  
文非有褒貶則於孟子作春秋天子之事知我罪我不  
可通矣先生補以王迹之義而春秋全體乃見

恕谷後集卷十二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隱公五年

隱為桓攝而見居君位則宗廟中不可使桓主祭其母也  
又不可代桓祭母而使桓不祭也故別立仲子之宮若姜  
姬之有專廟者然其後桓為君自請仲子入耐惠廟而祭  
之但春秋以恆禮不書耳 經例太廟稱廟羣公廟稱宮  
此亦稱宮者見可敵體於惠公也杜註曰考祭以成之也  
初初祭也獻六羽者從仲眾之言用諸侯之舞數以見其  
為夫人也婦人無干舞故獨稱羽

恕谷後集卷十二



夫夫人也婦人無干舞故獨稱羽  
此亦稱宮者見可敵體於惠公也杜註曰考祭以成之也  
初初祭也獻六羽者從仲眾之言用諸侯之舞數以見其  
為夫人也婦人無干舞故獨稱羽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遂伐楚次於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

來盟於師盟於召陵

僖公四年

齊桓經營歷年諸國合兵力盛然後帥而伐楚且不遽及  
楚也先侵其與國之蔡蔡衆潰叛軍聲赫矣遂入楚境楚  
使來問管仲責以不供王祭包茅昭王南征溺死於漢二  
事使於不貢認罪昭王不復委之於水以對齊桓於是進  
師次於陘使回楚人震恐乃使重臣屈完來齊師求盟夫  
敵國以兵聲罪伐我而我造其師中請盟以求息戰大辱  
也宣十五年華元謂子反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

恕谷後集卷十二

九

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是也屈完陳詞若出己意而不直  
言君使諱辱也故不書使然來盟孰使之君在中矣故書  
曰來盟於師楚紂矣霸王之威伸矣齊桓乃曰楚先王建  
國也師中不可以辱吾其以禮盟焉乃退一舍使屈完與  
諸侯盟自此終齊桓之世楚不敢爭鄭焉其後晉文興霸  
雖能勝楚而不能服楚遜齊桓矣左傳屈完如齊師師退  
召陵齊桓乃與屈完謀好

楚未求盟而齊桓遽退三十里且先求好桓斷不悖誤至是蓋

左氏錄楚

史之文也公羊師在召陵穀梁權在屈完桓不得志皆屬

誤語然後知聖經曲折自具而非傳所知者多也何註云  
許男不言卒於師無危也楚臣如得臣宜申叔皆獨書名

此書屈氏蓋以應對有度齊人喜之故載書書其氏以赴諸侯也杜註召陵楚地潁川縣南三十里爲陘

恕谷後集卷十二

九月公至自會

僖公十有七年

上書公會齊侯於淮而接書滅項則公在會而暗使人犯  
霸令以滅國明矣接書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魯地也  
必夫人請其父至卞而會也而公未歸則公被執明矣姜  
氏爲公請亦明矣接書公至自會齊桓釋之明矣乃但書  
自會諱也聖經之無字句中有事有文類如此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僖公二十有三年

齊桓興霸三十餘年內政軍令經理諸侯節節有道管仲固天下才也其於楚也大張網羅全畜精力乃能制之而六七年後楚卽乘隙蠢動宋襄親見之矣乃見如未見一則天姿庸鈍一則狂躁蔽之急合諸侯且拉敵楚夫虎可伴乎不能縛虎而欲使虎且求虎翼有是理乎是時陳穆與魯僖並无明見齊之盟惡宋襄思齊桓而剝楚人楚人思齊桓乎列陳蔡於楚人上楚人甘乎明借此以入中國之盟姑欺之耳迨會鹿上而楚人讓人先猶欺之也至會孟而楚子列諸侯上矣乃宋公猶主盟矇眊相牽走入虎口可怪嘆矣魯頌所謂荆舒是懲者不自悖其言哉苟非晉文繼霸城濮一戰震天馭地楚其并吞中國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文公二年

左傳晉侯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侯不出使陽處父盟  
公以恥之適晉不書諱之也甚矣晉之亢而魯之靡也或  
謂經有故起人疑令檢傳而得之者非也經不待傳也必  
待傳使三傳不作經遂晦於後世乎如此及晉處父盟必  
公如晉而及盟也何者盟於魯則必有某來之文而上  
無其文處父係以晉其如晉而盟可知矣公如晉必盟其  
君而不得而及其臣盟則晉怒而辱之可知矣其下三年  
冬書公如晉及晉侯盟愈知此之爲辱而后晉人改禮矣  
觀後之書公如晉則知此之如晉而不書爲諱辱矣何待

恕谷後集卷十二

十三

檢傳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文公十有六年

自二月至五月也公羊傳曰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蓋視朔聽政也自是政權下移矣又按書四不視朔以見後之或視或否諸公繼之三家且竊其政而不願公視視朔之禮自此廢故記其始也使四不視朔外皆視而相繼之公亦視則月吉大夫皆入朝聽政矣何以獨孔子於吉月必朝服而朝也夫不告朔視朔大過也乃不書廢而曰閏月不告猶朝曰四不視朔若少間而不廢者然臣子於君不忍斥盡不敢斥盡之辭也

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宣公四年

據左傳公子宋與歸生謀弑君歸生止之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書曰公子歸生弑其君權不足也未確也傳歸生在文十七年爲書與趙盾辭甚仇直晉遂來行成且以卿壻爲質經宣二年帥師敗宋獲華元非權不足者宋與之謀蓋以非歸生則不能行弑也且後鄭人討弑君之賊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必親手弑君者矣左氏未確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鞌齊師敗績成公二年

鐵壺氏曰此大夫會伐以名見之始也蓋魯卿各伐其功故並書於冊而晉卿衛卿並曹小國之卿亦以名見而大夫悖逆之迹孔子以因舊史之文而益見矣愚按昭十三年傳曰南蒯以費叛經不書叛惟筆曰叔弓帥師圍費定九年傳書陽虎入讎陽關以叛奔齊經俱削之筆曰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十有三年傳載荀寅士吉射攻趙鞅鞅奔晉陽已而荀躒韓不信魏曼多攻寅吉射二子奔

恕谷後集卷十二

十六

朝歌經削其相攻而筆曰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是春秋筆削全改舊史之文矣推此則更舊文者固以義筆削也卽仍舊文如鐵壺所言春秋初列國卿稱人後稱名楚始舉號而後稱人稱子一仍舊史之文者亦以義筆削也蓋義卽在於隨時變稱因其文卽筆也而褒貶寓焉非漫無義而但以舊史之文爲文也故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言憲章周制以爲予奪卽天子之事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如鞅如虎如荀見是筆也能無懼乎若曰其文則史者言所因所革皆以舊史之文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於宋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成公十有五年

鐵壺氏曰再書華元與良霄自許入鄭异辭蓋爲宋晉遠奔歸必須時日故再舉華元許鄭接壤方出卽入故不再舉良霄因事而屬辭也又曰自僖文以後列國之大夫無不氏而蕩山不氏者宋人惡之不以氏赴也左傳宋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以已爲右師不能討出奔晉魚石以與澤同爲桓族曰右師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乃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攻蕩澤殺之魚石初料其反而不敢討及討畏罪及與同族五大夫舍

恕谷後集卷十二

七

於睢上華元自止之不可華元決睢登陴魚石五人欲還不得奔楚接經稱華元自晉歸蓋河上卽晉地也時晉及魯及齊四大國皆大夫自相屠戮乃知政逮大夫亦非大夫之幸也亂世無道如彼流泉淪胥以敗可鑒戒矣

春王正月作三軍襄公十有一年

魯爲侯國亞於公故舊雖三卿而祇二軍所以省賦而惜民也今季氏乘襄公幼少無知欲分公室故作三軍而三家盟詛以成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一軍使其軍之人力役邑稅盡入於己叔氏一軍臣其子弟之力役邑稅父兄之力役邑稅則歸公是取其半也孟氏一軍又僅取子弟之半是取四分之一也蓋孟獻子頗賢穆叔次之季武子最爲狠忍故分公室者有輕重而季氏亦必以己爲正卿費繁故取多仲氏次之孟氏又次之故以爲盟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襄公二十有二年

左傳觀起有寵於令尹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乃殺追舒而轅觀起利祿之禍人如此而人如蠅趨羶何也又按當時楚雖偏於吳而政權不失晉則諸卿擅權渺無君矣此楚所以久延與七國同亡而晉遂爲三家所分也

恕谷後集卷十二

五

仲孫羯如晉 襄公二十有八年

告晉將朝楚也以宋之會約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謂從晉者亦朝楚從楚者亦朝晉也桓文之霸猶假尊周以爲名也至是則漠不言周而南北分峙如後之南北朝矣王迹之熄愈甚矣向戌之弭兵子罕責以天生五材兵不可去謂其以誣道蔽諸侯未足盡其失也

恕谷後集卷十二

三

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 昭公十有三年

蔡陳之歸承上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文也棄疾殺比而自立故復封已滅之國以鳴恩也不言自楚者楚貪利滅之則滅之楚假名復之則復之皆無道而非法也故不言自楚也世子有之子廬太子偃師之子吳不惟未成君並未嘗立之爲子而遽稱曰侯若其自有之者以爲義在則然楚平不得借以鳴恩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定公六年

左傳王子朝之徒有僭翩以鄭伐周晉靡晉使魯討之取  
匡歸之晉按自宣之末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  
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三家四分公室兵賦皆出其手雖  
委之君將而無虞也然犯強鄰從霸主則委君侵小國披  
土邑則自爲惡甚矣

恕谷後集卷十二

三

得寶玉大弓 定公九年

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於魯魯伐陽關虎焚萊門犯之而出奔齊已而奔晉主趙簡子按陽虎謀殺季氏不成據邑以叛奔齊適晉亦我國成敗一大事而經俱削而不書但書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何也蓋以此爲順耶則虎狂險顛越一無訐謨不能爲順也以爲逆耶則虎叛季氏非叛公室不可謂逆也且三家視虎如虎而聖人曰此盜也視虎殺季桓如天翻地覆而聖人曰此以盜攻盜也皆無足道者也無足道則削之已耳惟寶玉大弓先王賜之宗國守之與山河城池同永者也遭竊幸得謹而書之足

恕谷後集卷十二

三

矣聖人之筆削高嚴乃爾

夏公會齊侯於夾谷 定公十年

左傳齊魯既平故約會夾谷孔子相儀及會齊以萊兵將劫魯侯時孔子先具武備見萊人卽奉公退而使士以兵擊之然後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甥吾以其命者亦如之蓋周王會命齊爲諸侯之伯故可以甲車從但齊侵魯邑旣好當歸於魯以供賦役

恕谷後集卷十二

三

故以返田要之不書盟者要盟不潔略之也又按季桓懲於陽虎之禍故發憤而用孔子其如庸怠之不終何哉然孔子雖去而其家政遂決之聖門如冉求等此亦聖門出處之一大關也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定公十有二年

按左傳曰仲由將墮三都蓋仲氏義勇以邑無百雉之城三家僭越已久今乘家臣據叛三家患之故因而使墮又傳云費人襲魯仲尼命二大夫下伐之則仲尼亦與其事矣然而不克成而遂已者何也蓋事有當行者有當止者有在行止之間者有半行而當半止者三家之邑城越分可墮也然已設城而墮之傷也或自此不修築之耳且成非郈費比也郈費叛成未嘗叛也又郈費惟邑大耳與魯形勢無甚關也成在魯北境齊人窺我所必經者故昭二十六年公居鄆而齊卽欲取成以便其私是成孟氏之保

恕谷後集卷十二

三

鄆而卽魯之保鄆也墮之以銷私強可也不墮以爲國險亦可也經於墮郈書叔孫墮費書季孫而圍成獨書公則孟孫陰與處父約駕言有他事而委之公往也明矣曰圍成則成人不肯墮而乃圍之也明矣曰公至自圍成則必圍成之後三家與仲尼議郈費已墮成且姑存而請公撤師以返也明矣是以不書不克也聖人之隨時而不固執如此三傳不能詳漢宋之儒徒侈仲尼之弱私家而不顧其前後使聖經之昭然俱載者而湮沒不明也

陳懿長先生謚文

雍正四年之六月武興陳鳴九先生卒於順天府武學教授官舍次子甲辰狀元德華三子甲辰舉人德正侍牀簣次歲長子康熙壬辰進士德榮自貴州黔西州任奔喪赴里將以六年四月窆於祖阡塋聞期力疾匍匐走哭其及門鹿聖敬等百餘人廩至請曰維我先師會祖百歲胡輔王躬祖官司訓嚴君倜儻遂歌鹿鳴遵明之季山左難婦掠擲朝陽觀名契契東齋各抵其家團圓是慶遺孺收舖有歸者歸無歸撫成式穀儲學爰毓先生幼推穎異長登孝廉退弗勝衣指撝胥謙婉而不替方而不刷筆有鼎扛文

恕谷後集卷十二

三

無塵澁便便畫杖焚膏繼晷通籍登庠駟顛有徒司鐸恆山旁羅教思垂有二城駢跡請益如沐甘澍訥訥榮滋修文九原諸生洏漣思周有柳下惠漢有朱忠文唐有文元貞曜皆門人敦致私諡詎以夫子之純淑而不得媿於古賢謹按諡法溫柔賢善曰懿夫子有之教誨不倦曰長夫子允焉擬上諡曰懿長先生甯不其然堪聞韙之乃與方子苞張子業書暨其門人潔陳尹祭以告靈筵曰端和凱弟飲人以醕黃如孫摩從者璘霏易名繫稱奕葉不刊鳴

呼尚饗

弓翁靜菴紀略

安平弓子異諸生有聲受堪輿術於江南沈進士新周予  
衰年偶稽及此過其鄉而問焉會其父靜菴翁醕謹端人  
也心識之客歲過予曰家君去年始和縣舉鄉飲壽賓里  
人廉至稱賀乞先生文以紀之家君少孤能拓家產友於  
胞妹虔祭祀教不肖兄弟必以正睦嫻三黨慎交遊而交  
則久敬鄉人嚴之如王彥方陳仲弓吉凶訟獄率來質家  
君單心應之隨事毗喻无不允服者或惑以佛老禍福之  
說笑而不信也家世本山西晉水人明初乘贏車驅馬遷  
安平臺城里之西北占荒三百畝家世日增至七世高祖

恕谷後集卷十一

七

諱穩施藥施糧邑令表其門曾祖諱佐田積數千畝至今  
里人稱爲古迹富家云予聆其言思靜菴少予不及十歲  
昔之相會也曰吾少卽聞先生名一日抵博野魏帝臣齋  
知先生在焉隔窗櫺一瞻丰采噫何其恂謹也又念弓子  
好學能篆書屢爲我道新周多識喜提誨人辨相地方位  
星卦之謬說甚厲已而金華葉惟一孝廉來過言及新周  
曰戴田有不可一世而畏新周則新周可想矣弓子於其  
父師間皆極力表章不忘厥本可尙也夫

原道

道者人倫庶物而已矣奚以明其然也厥初生民渾渾沌沌而已有夫婦父子有兄弟有朋友朋友之盡有君臣誅取禽獸茹毛飲血事軌次序爲禮前呼後應鼓舞相從爲樂挽強中之爲射乘馬隨徒爲御歸而計件鏗於冊爲書數因之衣食滋吉凶備其倫爲人所共由其物爲人所共習猶達衢然故曰道倫物實事也道虛名也異端乃曰道生天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道爲天地前一物矣天地尙未有是物安在哉且獨成而非共由者矣何以謂之道哉誰生之哉道家黑言誑語大率類此惟道可道也故

恕谷後集卷十二

三

指倫物之脗接曰仁裁制曰義節文曰禮眦是非曰智所謂民受天地之中氣以爲性而能知行倫物者也孟子曰仁義禮智中庸曰智仁勇漢儒曰仁義禮智信易曰立人仁義以由人命之故可分可該可別呼也又總名大學曰至善中庸曰誠洪範曰極屋中桴也卽中也皆言行倫物也非別有他道也今日性理精也本也倫物粗迹也未也毋乃枝指乎以致捉風捕影之徒羣趨蝸竅鬼國喧覷性天而異端埽倫滅物無極冥中若火燎原莫可撲熄矣吾儒論道不實不併分其罪歟

易列天道人道然天道非人所得由故孔門祇言人道

曰道不遠人遠人非道後儒動言天道毋乃非聖教乎  
中庸曰天下達道五指倫也論語曰君子學道指學禮  
樂之物也先生老矣見愈確而萬世之道定矣

恕谷後集卷十二終

恕谷後集卷十二

完

恕谷後集卷十三

觀察黃公傳

黃公名世發字成憲貴州印江縣人中丙子科鄉舉選肅甯令性慈祥耐勤苦於民財一無所取惟錢糧舊例加一二作耗銀公亦收之而不自用肅甯舊雜派重畝田派至銀三四錢公悉除之凡縣有役事或上憲別派出卽以耗銀應之以故在肅數載民並不知有所爲雜派者一日河間府檄修府城公親齎餼糧出銀錢雇工不日竣事並不擾之社甲也好樹藝闢護城廢地種稻作水車起池水灌之苦不足夜夢一神指曰此有水乃護堤也往下掘之果

恕谷後集卷十三

一

得水周遭十數武以驟驟曳水車灌田水乃足雇長工六七人種稻外燒菜喂猪羊糲米自養綠堤上下皆植樹數年積至千餘株叢陰鬱然又闢武垣城地亦植樹合計約萬株雍正三年縣水災督撫差官來查公不能得其意劾公去官肅甯士民號哭挽留聞於朝 朝廷復公官加四品服俸已又授按察使直隸營田觀察使令公巡行直省勸民農桑爲善並查水利可興者公自在肅甯好教民生計出門或乘馬或肩輿左右顧諄諄囑民以力田栽樹積糞紡織孝親敬長教子睦鄰民初聽之甚服久而以爲絮語亦不之遵也又好講聖賢名理在肅甯定三六九日聚

諸生講書會文鄰封至者多有久而人亦玩之年七十餘  
每日鷄鳴卽起秉燭批閱文書時文晝焦勞造事無頃刻  
暇琳常進言曰君子平其政行闡人可也經猷自有綱要  
細碎亦可少捐也公愀然曰吾敢言政哉吾何德與才而  
朝廷委之任吾惟知傭工免忝愧耳並耕而食小人事非所  
避也至是每至一處輒登高坐大聲宣諭士民徹日不倦  
士民多感興者卒之易州山峪相一地開水田經營年餘  
未就而卒年七十六

李琳曰黃觀察今之廉吏哉率其本質一無雕飾者也孔  
子稱善人曰不踐迹而自善若黃觀察者非耶

附劉調贊所作道傳祠記

祠曰道傳取諸韓子之言也韓子原道曰儒者仁義之道其文易詩書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四民其行五倫非異端老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禹湯文周公孔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焉今博野顏習齋先生挺生二千年以下得不傳之緒重明舜禹之九功周公之三物孔門之四教深考力行以詔斯人誠堯舜以來所傳正路非世之依傍儒逕而篡入異端者也習齋沒李恕谷先生奉其遺命題其齋曰習齋學舍立習齋神位春秋仲月上辛率同人致祭而講習其中愿廿餘年不廢但日久學舍漸圯其子姓

恕谷後集卷十三

三

遭祲歲鬻其舍之前半四方同人至者不能容難以周旋駿奔於是恕谷先生謀於所居東莊別建習齋祠堂從遊之士爭來伙助不日磚木具坯堊積乃爲正堂三間中堂供習齋先生位而左右將爲陳設禮樂諸器及顏李所著書板同門馮辰等公請於先生曰左右堂不可但盛物也習齋除漳南梁魏一再遊論學餘無及者其後推明衍釋廣布四方聞風而起者接踵實先生功而先生又集六藝成法爲書辨居敬於主靜別存誠於質民又傳註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以習齋之說印證聖經如合符節後學乃有所持循不入旁歧而益信習齋之學一本聖

經非臆創者王崑繩作習齋傳謂傳其學者李孝愨先生之子一人誠非誣也辰等擬將先生遠道圖懸之東堂同人春秋祭習齋先生訖同之東堂拜先生而瞻企焉不亦可乎先生力辭又以公義請乃許之又請曰習齋之學一傳而得先生再傳而得惲皋聞皋聞之北來也盡棄其學而從先生學習齋學其別詩曰三年依溯得吾師聖道源流厯獲知千古有人擔事業半生從此定心期則其自任聞道也審矣南居日以顏李之學告人今天下無慮口中津津顏李之學者王崑繩惲皋聞二先生之倡明居多如常州孫應榴戊申寄其日記至遙拜先生爲師記載省躬

恕谷後集卷十三

四

改過修德習藝之功甚密力肩聖道而日聞之皋聞則臆聞傳道之功偉矣於西堂立一生位而景仰之不爲過也先生亦許之乃又議於習齋神位前傍設王崑繩先生神位配享至於道中諸子可續入者事後論定以次增修則後人之責也贊自癸卯得聞顏先生之道來從恕谷先生學不揣愚弱思承餘緒以廣其傳而未能也今己酉夏祠堂告成因溯其原委而爲之記

雙齋文集序

李仲氏奉其祖黃門公雙齋文集及父介石醒菴文集句序予因流溯源先校介石文集序之乃讀黃門公文集竦立歎曰黃門公變化不可方物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觀昌化民之感思而知其有惠政讀兵垣諸奏疏弼君德陳民瘼丰采侃侃然非今媵阿囁嚅者比且於六部之政無不眈陳可謂朝陽鳴鳳傳聞國初有黃表李三者漢郭解之流大俠也與亡名往來嘗拉平民斬於市代之權要宮壺無不潛通知公名屢來求通譜籍公峻拒之一日其初度朝臣競往上壽公言於上急捕之抵死而臣僚之

恕谷後集卷十三

五

交通者亦問罪嗚呼公之挺立崑崙爲何如哉及誦其詩而又爽然失矣考公居官不久卽告退卜居於易之西山履晴嵐臥邱壑嘯風吸月侶鹿友鷗若少而習之樂以終身無一語憶及宦達旁人讀其佳思麗句愴恍情移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不知其爲貴近之退步黃扉之息轍也其咏懷有句云有暇葺書農共圃無心入世醉還醒則其矚然不滓者可想矣集中詩文皆有而但名文集者詩亦文也昭明文選不別標詩可見也

醒菴文集序

傳曰天地之道有開必先詎不信夫自周孔沒而聖道湮  
訓詁於漢唐章句於宋明佛老因之竄入其間而古聖明  
德親民之學名遵實亡遂二千年於茲顏習齋先生出大  
聲疾呼揭三物以教人謂六德卽四德行爲六行六行卽  
五倫事爲六藝六藝卽孔門兵農禮樂也率弟子分日習  
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而海內之有識者亦遂刮目怵心  
謂聖學自墮地高舉羣聚異之而不知非偶然也明季盱  
眙馮慕岡著經世實用編卽重六藝清初太倉陸桴亭有  
思辨錄講究六藝頗悉四明潘用微言朱子近羽陸子近

恕谷後集卷十三

六

稽皆與習齋說不謀而合而尤異者同時上谷有李介石  
先生以黃門公子中鄉選未嘗標道學名也其德以厚爲  
尙其才能治家人產教人通經作文子姪門生掇科八庠  
者甚夥亦未嘗聞習齋說而思效之也乃自幼卽好技擊  
囊數金南走少林寺付其僧學武藝精通數年乃歸平居  
佩觿玉玦韞乘馬則左右雜佩弓韞服矢插房又好音樂  
延姑蘇善歌者養於齋教授每學中講誦訖則八退寢與  
子弟從遊摻鼓品絲竹響歌相答過雲繞梁巷步郊遊亦  
倡和肆聞嗚呼宋明以來七百年讀書士人未見有此氣  
象也及後乃知習齋具幣往訪習齋講學河南未得見而

其時習齋與介石俱已皤然老矣嗟乎西有銅峯東有洛  
鐘庚岸月升甲岸早白碧落雲作映地已陰豈非天道人  
事九變復貫有不期然而然者耶歲之始和其仲君六經  
率子基持介石所撰醒菴文集求序予樂校之而書其生  
平於首以見介石之不朽者有在而詩文特其緒餘也

恕谷後集卷十三

論宋人白晝靜坐之非經

自周濂溪以主靜立教程朱陸王因之用白晝靜坐以爲存心立本考之古經無是也敬姜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師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警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故易曰終日乾乾行事也是古經自天子以至庶人無白晝靜坐者宰予晝寢孔子責之子貢求息孔子斥以惟死乃息古雞鳴夙興不惟君子孳孳爲善也卽小人孳孳於利亦終日無暇焉戰國時莊列學起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焉喪我爲靜坐觀空之始後佛道二派祖之參禪入定閉目垂簾公然晝廢乃異端也吾儒胡爲染之哉

論宋人分體用之訛

伏羲以至孔孟言道已盡後學宜世守之不可別立名目一立輒誤如宋人道分體用其一也以內爲體外爲用自治爲立體及人爲致用明明德立全體親民致大用然質之聖經不如此離析也心之官則思思非用乎自治而行仁布義致孝盡弟不見於用乎臨民之道德莊蒞非立體乎故經有以形體爲體者如易云正位居體陰陽有體孟子曰四體是也有以作用爲體者中庸曰體物體羣臣易曰乾坤合德以體天地之撰是也公孫丑謂子夏子游皆有聖人之一體顏淵閔子騫具體而微體謂德行政事言語文學也體卽具用也用其體也乃後儒曰有有體無用是謂人有手足而無持行也則痿手廢足不可言體矣又曰有有用無體是謂人能持行而無手足也不知以何者持行乎無此事矣

又論

老氏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宋人分體用蓋亦爲其所熒也然朱子太極圖說以中與仁與感爲太極之用正與義與寂爲太極之體則朱子註中庸中體也和用也此又何以中仁配感而爲用正義配寂而爲體耶朱陸雖皆染二氏之學而陸子直走一誤朱子則兩顧依違不能自定其說

此一家之异也

恕谷後集卷十三

十



中華書局

與長舉言顧諟明命之功

吾子留意於顧諟明命可謂探本者然爲之有道傳曰晝而治事夜而計過又曰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每日夙興卽爲當爲之事爲何事卽存心於何事或接人遇何人卽存心於何人事竣人去反顧此心湛然在內淫聲美色貨利一毫不觸於懷東猿西馬一絲不擾於念旋而治事接人又如之所謂終日乾乾也所謂執事敬也所謂立則見忠信篤敬參於前也而不可效宋人白日靜坐以食二氏遺毒也若必欲靜坐則向晦未臥鷄鳴未起二候除省察前晝所爲得失今晝所爲興除外披衣直坐

直卽外體直之直靜

恕谷後集卷十二

十二

坐挽弓騎馬合爲一式

收攝天君片時亦可然主敬非主靜蓋敬則

自靜專言主靜或不能敬矣所謂夕惕若也總之皆顧諟天之明命也孟子所謂操則存者正如此明命者天命吾之心也命吾之仁義禮智也若馳思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氤氲生物之初以爲顧諟則爲不近之思非顧諟矣前功旣熟則耳聰目明心思睿智世故人情迎刃卽解其效可以自考也

與樞天論讀書

樞天借智囊日觀之予問曰辰苦處事愚鈍故予曰智以事練之昔張詠學用智於陳搏吾少年與張文升居蠡城近公庭每聞訟事卽共億勝負思追盜何術擒之失盜何術以察之亦學智類也閱智囊以起予心而已專恃書帙無益也已而又繙他書予又問曰借以養吾心也理不明者可明也予曰不然予謂詩書養就聖賢心此語昔人對下流言謂耽志詩書則不嫖不賭耳非聖賢專以讀詩書成也讀闕久則喜靜惡煩而心板滯迂腐矣程子曰玩物喪志謂書如佳山豔蓋愛玩不釋日日登臨而爲聖爲賢

恕谷後集卷十三

十一

之志反喪矣曰先儒以讀書明理養身心俱非歟曰非也自秦火焚書漢人珍之日趨誦讀唐韓退之宋朱晦庵皆以聖道自任者也而韓有符讀書城南詩朱有讀書樂詩則其終身之肆力在誦讀矣况下而爲詩人文士與應科舉以博富貴者乎乃千餘年成一文墨誦讀之世而人才日下世教日衰魚爛瓦解莫可收拾則可知學文之文不專書冊而讀解書冊不足言學矣故起誦者之口曰白面書生曰書生無用曰林間咳嗽病獼猴而謂誦讀以養身心誤哉李白曰借問如何太瘦生只爲向來作詩苦則肌體日消心體自彫何養之有顏先生所謂讀書人率習如

婦人女子以識則戶隙窺人以力則不能勝一匹雛也若  
曰明理則宋明創立道學名曰講道而道字誤解曰講學  
而學字誤解曰講誠意主敬存誠而俱誤解所謂明理者  
安在乃知每書讀取千萬遍之一誤盡誤也然則誦讀可  
廢歟曰何可廢也但勿爲所溺耳古人六藝一曰書非僅  
點畫也考究字義卽有誦讀矣然孔門雅言有詩書二者  
詩曰誦不曰讀謂歌之以比樂也故春秋大夫會必賦詩  
書則考議政事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而不必記其  
文使一字不忘也故孟子引書每有參差至於二南曰爲  
則爲其事禮曰執則執而行之豈專佔畢吾伊哉曰易溺

恕谷後集卷十三

十三

何也曰其故有三一古人口傳身授之道如識大識小者  
今亡而但取索冊簡故誦讀日繁一學習禮樂六藝須強  
力須友朋共集誦讀則閉門靜坐卽可把翫便而且易一  
文人科舉人勿論今習齋倡明正學卽有遵者而仁義操  
存未至根心生色之妙可以據守孝友從事未至知樂弗  
已之地日有喜勉禮樂服習未至斯須不去之域刻有依  
游世故人情未有左宜右有之能時有樹立則自顧消索  
轉而奔馳旣所不願塊然閒居亦所不能遂忽忽誦讀度  
日而目困身倦習爲固然矣然則宜如何曰禮有明文矣  
王制曰六十不親學以年邁也又五十服官政六十正與

人家國事何暇學習故孔子曰吾不試故藝是孔子之老  
而好學亦以道不得行之故而非其立意祇在多能博學  
也顏先生曰周流孔子之不得已著述孔子之大不得已  
故孔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則習禮習樂六十以後亦  
不當及而况誦讀曰老而不仕者有暇功可讀閱歟曰亦  
何必然吾退休七十矣中年就繙閱顏先生每憂之責之  
自五十至今家政微繹鄉里應酬友朋遠至不坐而讀書  
者二十餘年矣然今古文徵者謬以爲可所處正如孔子  
之憂亂賊孟子之逢楊墨著書立言不能自己蓋天理熟  
歷以內而操存外而躬行動而閱歷世故人情驗之偶考  
陳編以爲證耳不敢耽而溺矣今可擬八歲入學後擇當  
讀者讀之四十則閒矣六十不親存學編曰儒者用力於  
誦讀一二用力於習行八九則生民幸甚斯道幸甚旨哉  
其言之乎

李以傳

幼讀韓愈圻者王承福傳顏習齋先生備者彭朝彥傳慨然而嘆四民以士爲首何質直好義偏見於農工也今則士風益頹矣有名聲者亦率同氣不和見利忘義嗚呼何自得一人以激發之耶乃又得之於李以爲李以傳李棗強花里人名佩字樸公家貧未讀書而至性過人雖飢寒不干人壯走京師遼東等處轉移爲食殫力不落人後受直以市人或佳之多與不受也家居或教之衣食精細令可觀以曰吾爲他人衣衣食乎日雞鳴起拾糞歸埽庭除推單輪車作行商或力田拾薪父性曠達好友間貸人

恕谷後集卷十三

五

財以知則還之且囑曰吾父後有需幸勿阻吾行且償矣時供以錢請隨意用率妻食糠粃而餽親必甘脆五十餘年不懈尤篤昆弟遼東得數金歸過京師聞兄弟負人債不得旋里盡出其金償之或曰而家妻子嗷嗷盡少留曰妻子命薄今歲不得蒙我養妻子吾妻子也兄弟父之子也舍父之子而顧己妻子非人所爲也幼同兄嫂居得財盡歸之公私藏生次子三日卽後其兄歎歲獲升斗必分給待二弟亦如之長子杜教以從同里張生員肅明授讀一日學舍歸侍食偶言一族祖舉其號以置碗於案厲聲曰童子何人號呼尊長耶吾不願有此子矣杜惶恐祈改

自此口無戲褻後補廩膳生出舌耕一東家無禮辭歸有  
從史校之者以問杜何如對曰辭耳何校以曰然屈在汝  
不可校屈在彼不必校吾在不願兒作刻薄事也或醜杜  
以怡然曰此非吾兒所有事也向恐兒無骨力今訾議多  
有或能不同流合污乎杜欲白以曰謗之來也如雨集釋  
也如霧消靜處自明何事白杜以其春秋高求迎養館舍  
曰毋吾爲先生父東家不禮貌吾難堪禮貌則致東家於  
先生外添一不得已之應酬吾不爲也終不往持家嚴不  
許婦女出外不令與外事不佞佛僧尼巫婆不許入門見  
人惡望望而去聞善則津津道不置又樂周急邪寒暑常

恕谷後集卷十三

六

留行客養之或以難告輒傾囊與之六十四歲之七月寢  
疾命子鋪設牀褥曰吾年不爲天自反無愧心事家人皆  
在側吾去亦快也含笑而逝終日顏色不變室間清芬蠅  
不入戶嘗薄暮飲酒謂杜曰吾艱瘁甚矣爾後當勤儉力  
學使人指曰某有賢子吾勞不爲虛矣隻身出門櫛風沐  
雨染病他鄉舉目無親其末也一日自遼回過大河無舟  
涉至中流水暴長一老人呼曰急渡急渡以手扶出登岸  
水溢岸皆滿而老人不知所之矣後在京守皮墳園內晚  
卽其樹下宿一女披髮相侵吾挺身怒目欲擊之女逡巡  
不見蓋鬼也吾有今日抑幸矣

恕谷中人曰李生杜與其師張子俱從予問學張子客歲  
逝已酉夏杜寓書來述其父行並言張子孝弟正室厚鄉  
黨急朋友工舉子業聞顏李學是之遂不復攻時文諸善  
而求所以不朽者李氏可謂有子矣宜哉故爲之作傳並  
附張子使杜讀之將益擴其賢以有光於父師也

恕谷後集卷十三

戴景惠先生墓表

景惠先生者祁人士私諡其師戴君也祁人率重師傳刁文孝先生之父善教士有德卒而門人立報德祠至今祀之今又追悼戴君云然按行述君先本順天府黑窩廠人始祖壻於祁之金公章金明正德己卯舉人任提舉浙江市舶司再任提舉廣東市舶司授奉訓大夫蒞官清故壻亦貧解任攜之祁家焉至三世諱財路獲遺金守候還之五世諱宗孔爲君曾祖補諸生始以詩書起家其兄宗胤以子毓堯爲之後亦補邑庠生豁達好義彊仁能拊蠹役之借查荒地以魚肉士民者祁人賴以安一李姓累逋至

忽谷後集卷十三

十一

數百金寫券願充綱紀裂其券令去生子諱光天邑庠廩膳生又傳則君君生而穎異乃甫六歲而母張氏卒八歲而王父卒十有五歲繼母靳氏又卒越四載而父又卒時繼祖母張已六十有八矣君未冠繼母靳出弟璋方舞勺子甫生呱呱在抱而積樞纍纍君一號嘔血數升遂臥病繼母傅氏拭淚厲聲曰汝祖母在堂汝父未斂吾少年失天而汝又弟幼子在襁褓謝任無所敢滅性不顧耶君瞿然而起勉襄殯葬一一如禮服闋率弟力學李安溪校士皆取入泮事繼祖母張繼母傅曲盡孝嘗囑家人曰吾祖母撫吾父垂五十年雖奴婢莫知爲前子也吾母適吾家

四歲而寡教我兄弟成立汝輩宜勉佐吾孝勿怠友于弟  
出入飲食必偕獨出則問其所之來晏則趣僕迓秉燭以  
待然訓以正毫不寬假子姪姉婦皆任以職事考課嚴明  
清苑王雲卿嘗過之曰一家和風慶雲也又好憐孤卹貧  
不避險阻略與其祖相埒一日如母舅靳公家舅新生一  
女而其母死於產謀棄之君不可抱之歸舁母傅孺人撫  
之踵下得生適馮氏安生員被軋陷獄君以父執奔馳二  
載雪其冤流霜村宋姓鬻子瘞其妻君惻然資其葬收其  
子養之爲娶妻生子使歸奉祀其他類此難更僕數喜結  
納重姍誼與人坦懷相與卽門弟子亦霽顏爲忘形交能

恕谷後集卷十三

七

豪飲劇談留心世事謂士不諳時務蠹書魚耳嘗於兄弟  
子姪侍側或同人列坐論催科刑名撫字之術若燭照數  
計而龜卜也臨終尙囑子三聘曰異日爲清白吏君諱珎  
字崑生號毅庵配馬孺人子中癸卯科舉人持行述匍匐  
求表文予思其門人以布義行剛之景愛民好施之惠諡  
之僅稱其外事也已又思詩云惠於宗公罔怨罔恫惠順  
也孝友皆順德也而其嚴身齊家剛斷出之非但煦煦柔  
慈者比也景惠之諡固已該矣乃大書之使其鏡諸墓上

李子恕公墓志

李子李孝愨先生之長子也名珠嘗求仁不能期勉於恕因以恕谷名其鄉而爲號焉孝愨四十後元配馬太君有順德而未立子乃聘易州馬指揮公女爲適生李子時力爲聖賢學敦孝弟主忠信崇禮義廉恥讀論孟學庸及朱註以授李子同時有顏習齋先生者崛起近與祁州刁包遠與上蔡張沐辨學謂世儒蠟講性天非孔子不可得聞之教法也且禮樂兵農聖門經世之撰皆廢失何以學成致用乃易靜坐入定以習恭內而敬直外而九容交攝讀書猶漢唐訓詁遺習惟擇經史有用書讀之餘不盡究以

恕谷後集卷十三

三

蹈玩物喪志也嚴課孝弟謹信冠婚喪祭務遵古禮日稽禮樂兵農之允宜今古者而倡六藝以教來學於是李子從之學禮於習齋學琴於張而素射騎則學於趙思光郭金城書則學於王五公彭通數則學於劉見田後又學律呂於毛河右其於明德則立日譜逐時記身心言行得失勉改至耄老愈追念家學欲然自歉寡過未能其於親民則與習齋嘗商酌教養之具每夜分不寐有所得則錄之瘳忘編學政平書訂闕史却視然惟恐草野之見無當也七十病後依周禮約入擬太平策李子性謹畏時或肩輿出門輒竦然曰我何人斯而人肩之坐必躬以謝肩夫惟

恐虛名過情李安溪王太倉相國皆擬薦於

天子李子懼甚力辭謝有來問學者亦訥訥然不輕瀆嚴於取與少年試一等當補廩舊有書公陋規曰是以賄進也辭不補十四王在西陲使人兩次千金延聘避如江東康熙庚午年三十二歲中順天鄉試迄戊戌年六十選通州學正八月十二到任時京師沿門染疾李子亦有中癱之意不能理事於十月十八日告病於州刺詳通永道轉守道達部抵來歲四月歸里調攝少平前在都徐少宰秉義吳都憲涵爲刻大學辨業學規纂至是同人爲刻論語學庸傳註及傳註問又刻易經傳註學禮小學稽業門人又

恕谷後集卷十三

三

刻恕谷後集毛河右開雕李氏學樂錄於浙屆雍正六年年七十月朔暈倒又中前病病乃絮縣審浸而劇委分乘化焉期百祀於埃後學爰述斯志蓋縣病叟李堪拜手自識

楊公生傳

楊公名勤字慎修鑲紅旗漢軍也以嫡子蚤失恃又性樂友好施爲父所惡康熙四十八年筮仕得陝西富平令聞王崑繩言親如蠶延余且令張西陸言束修每年如秦關之數時余五十有一念道行於人與行於己一也遂於五月同往至富富巖邑難治公每政皆咨余又邀余同出私訪屢斷疑獄如神富翕然傳誦結黨撻降之俗爲之一變催科但發紙皂輪催卽完公且不自居見上憲及同寅輒曰吾師李先生教也後如省上憲多差人來候余送下程公又囑余曰有人物當款洽者先生卽備席饌有當餽周

恕谷後集卷十三

三

者先生卽具銀錢與之皆出勤囊勤囊卽先生囊也於是王子丕周崑來梁質人皆至關西學者如蔡瑞菴張潛士黎長舉魯登闕皆從遊或有贈之數十金者公毫無吝容無何屆九月爲先母初度辰力辭歸公親送之康橋踞而言曰明歲先生務惠來如勤可輔則輔之如勤不可輔先生可自爲嗟呼公世濟物之志爲何如哉世乃有斯人哉歲暮抵里書字與送役回言其家庭錯互不可再至公乃刺血作書又遣力來請無奈何二月至富公率闔邑紳衿里民郊迎跪謝必屈至暑又周旋一年而其勢異時移難以株久又力辭歸公供老母壽服一襲親自封銀強納余

橐兩次共五百餘金又贈名騾駿馬送余歸余去後而其  
官荏苒竟壞抵雍正十年如上谷至南關訪其舊居則居  
已入官而公遠在京邸不可得見矣歸旅舍流泣爲作生  
傳

恕谷先生治古文辭初學唐宋八家後受法王氏崑  
繩始有志於秦漢之作而益求導其源於六經特區  
之日後集其文主識議恢奇變化不可方物王文簡  
公閻氏百詩俱盛推之李次青廉訪 國朝先正事  
略稱其博學工文辭與慈谿姜西溟齊名方氏靈皋  
誌先生墓詳辨學術不言所爲文意以其爲餘事歟

恕谷後集卷十三 跋

先生學出顏氏習齋而規模益大所著論學書甚具  
竝自撰年譜已次第刊佈是集爲其門下士所輯每  
篇俱有評點今祇錄本文識者當各有取焉光緒七  
年辛巳中秋節前三日王灝識

